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十四

宋　倪思　編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漢書同樊酈滕灌傅

陽陵侯傅寛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寛封

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雎
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
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
絶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大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卒諡為曰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

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傳至曾孫子侯偃立二十一年
坐與淮南王謀反誅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
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千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
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
一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
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
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

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户別之河内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

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絶楚餉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戶號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欵卒薨謚為曰肅侯子亭嗣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有罪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周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

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
陰侯韓信軍兵襄國軍戰有作利作不利終無亡離上
心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
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緤泣
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亡
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十
二年更封緤為蒯成侯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
曰貞侯子昌嗣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帝中二年復封

緤子應為鄲侯甍謚曰康侯子仲居嗣代侯至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漢書贊在灌嬰傳後

班馬異同卷十四

班馬異同卷十五

宋 倪思 編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漢書同酈生諸傳 漢書四十三

劉婁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雒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説曰陛下都洛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絫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

成周都雒洛邑以此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籍

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不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亢而拊

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令臣往徒見羸瘠畜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以踰句注二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令乃令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已斬前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内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

弦三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冐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冐頓在固為子壻死

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亢禮者哉
兵可無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
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柰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
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一夜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彊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蘄入陳於公如何(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視)天下不(弗)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論誅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剸言

班馬異同

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上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饜之也説上曰夫儒者難與進

取可以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
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
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
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
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戍卒衛宮官設兵張旗志傳言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
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奉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

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

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壹搖天下振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通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通為太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通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民乃作複復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通奏事因請間

曰陛下何自築複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常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廊廟之榱材非一木之枝也三代帝王之際功非一士之智畧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而建萬世金城之安智豈可専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殍

鍰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吕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班馬異同卷十五

班馬異同卷十六

宋　倪思　編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求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進計即不能否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髠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其季布也乃買而置之田舍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䛇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

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而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之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侍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

嫚呂太后不遜呂太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意曰以噲言為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將兵四三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謾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摇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人又言其勇使

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竊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特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談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

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
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
至即則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與足
下亦俱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
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
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
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

之宛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爰絲匿長事袁爰絲弟畜灌
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
多時時竊籍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
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項羽將丁公為項羽逐窘
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
相戹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
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之曰使後

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賣傭於齊為酒人家保數歲彭越别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首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

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細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楚反時以軍功封為俞鄃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布薨子賁嗣侯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於楚身屨
履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及至困厄奴戮
為人奴尚活而不死變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
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
無復俚之至之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趣湯赴死
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

班馬異同卷十六

班馬異同卷十七

宋 倪思 編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漢書四十九

袁爰盎者楚人也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

常自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汝兄善今兒廷迺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就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請室宗室諸公莫敢
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
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許淮南王益横
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發覺治連淮南王上徵淮
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
曰陛下素驕淮南王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
淮南王為人剛有如有遇霧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

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不聽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寛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
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
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
用事大臣專顓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鄉讓天子位者再三南面鄉讓天子位者三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迺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談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諫盎曰君與鬬廷衆辱之使其毀

不用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孝文帝出於是上朝東宮趙同談參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談趙同談泣下車文帝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飛馳下峻不測山如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

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却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迺妾妾主豈可與

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迺

說召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

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

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絲欲劾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絲能日飲毋亡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乃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則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

起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

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

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適為材官蹶張遷

為隊率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

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英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以益

聖智而君令自閉鉗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

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迺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輒避盎所居坐錯亦去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財物抵罪辠詔赦以為庶人吴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爰盎多受吴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

豫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吴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迺召袁盎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竟言吴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吴吴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吴事中使袁上拜盎爲太泰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吴反是時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泰常使吴吴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

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女與侍者通乃亡歸去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在守盎校尉為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君侍兒者也盎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絫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辟吾親君何患乃迺以刀決張帳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旄懷之杖展步行七八十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以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居與閭里浮沈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盎雖家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稱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迺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説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還博士又上書

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説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説

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竒馭射伎
藝過人絶逺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
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
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
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
彊數冦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
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髙后時再
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

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
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
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
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
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班馬異同

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

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

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
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
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
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
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
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

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

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来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

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
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
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
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

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

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

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邺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

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

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

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

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

户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

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

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争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令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

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

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頳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歴之

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令臣窒等迺
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亡識知
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
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
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
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
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
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

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

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遺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

也非以若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

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

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感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

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辠人有期後宫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

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數上書孝文時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

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
位以錯為内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
令多所更定變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内史
府居太上廟壖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迺穿兩門南出
鑿廟壖堧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
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
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

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繇此與錯有郤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讙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讓多怨公者何為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逮身死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俱反

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
守及會竇嬰言袁盎進説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虖今吳楚反
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
煑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虖
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
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
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

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有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

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

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

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

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

尉召錯紿載行市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

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

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拑口不敢復言也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喟然良久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

言鄧公時鄧公先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贊曰袁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己變易及吳楚一壹說說雖行哉果於用辯然復身亦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銑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

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班馬異同卷十七

班馬異同卷十八

宋 倪思 編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張廷尉釋之者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字季有與兄仲同居以訾貲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年不得調無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爰

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𩐋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如此邪尉無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

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
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然其弊徒文具耳無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
夷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響嚮舉錯不可不審察也文帝曰善乃迺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名釋之參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毋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

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
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
郄隙使其中無亡可欲者雖無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
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
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既出見
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釋之奏當一此人犯蹕當罰金

文帝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令法如此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立誅之則已令既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壹傾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

人之無亡道乃迺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
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基今盜
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
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虖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開啟見釋之持議平乃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由繇此天
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疾欲免去懼大

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讓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釋之

張廷尉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

久之釋之年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祖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己唐曰臣大父在

趙時為官卒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迺搏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有廉頗李牧弗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亡間處乎虜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卬上以胡寇為意乃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闑以內者寡人制之閫闑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伯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而卒誅李牧令顏聚

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壹推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曾嘗一入尚率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
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
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
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由繇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

國車士七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即位求

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迺以唐子

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魏尚槐里人也

太史公贊曰張季釋之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唐

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

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班馬異同卷十八

班馬異同卷十九

宋　倪思　編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

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黥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渡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盜鑄錢東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足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是怨望稍失藩臣之禮稱病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

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所謀
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
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皆赦吳
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
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予平賈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

訟頌共禁弗不予與如此者四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
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數上書說孝文帝之文帝寛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横
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
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
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隙詐
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

也不當改過自新乃迺益驕溢恣公即山鑄錢煑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令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欲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

勇好氣喜兵諸齊侯皆憚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

高誂口說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夙

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喻其驩愚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飭於任用邪臣好小善聽信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削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

重日以益甚里語有之曰舐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

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疾不

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絫足

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止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事高曰御史大夫鼂朝錯熒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

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内以鼂朝錯爲討誅外隨大王後車彷徉方洋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果乃身自爲使者至使於膠西面結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接下諸侯地不能爲漢承一帝至樂也尚云不易今

大王與吳西鄉第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益生

連下王不聽諸侯之地不足能為漢郡什二而為畔叛逆以

憂太后非長策計也令連上承一帝王弗不聽遂發使約齊

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

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震恐多怨鼂錯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

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

皆反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背約城守濟北

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
東王為渠率膠東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
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
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
先諸年上與寡人比同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
萬人南使閩越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前三年
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
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

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
人以漢為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
訊治以僇侵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絶先帝功臣進任姦人宄註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
多病志失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
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卒兵以隨寡人又
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

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壹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

錢脩兵革聚穀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
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户列
將三千斤封五百户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
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為列侯其以軍若
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將人户五千如得列
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
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
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不敢欺也寡人金錢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諸王日夜用之弗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吴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吴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連下上問以吴楚之計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為人乎今吴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

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而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誘以反亂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恨上卒問盎自上方與錯至此以下至無血刃俱罷一段漢書入錯傳後文大同

小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皇帝王
興

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乃拜以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下接下輔親戚盎密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漢書自審叢至此雜見錯傳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至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説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

孟劇孟令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

問故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

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

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

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

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禄伯為大

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立功臣

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禄伯吳少將桓將軍説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

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得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

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曰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癰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

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倍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病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壟甚為虐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

殷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鋭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之又敗梁兩將軍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想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

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戲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

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乃袒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不聽漢將弓高侯穨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葅醢之罪弓高侯執金

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
曰今者鼂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
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
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
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
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
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伏誅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攻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贊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擅山海之利能薄賦斂以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

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防此矣鼂錯

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反將受其咎豈謂盎錯

哉邪

班馬異同卷十九